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五一)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睒彌比丘以鬪諍故分為二部。緣其鬪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爾時世尊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於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被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競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怒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爾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律者

患瞋捨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床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虎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己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眾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巨愛樂

其事極眾多

常懷慚恥恨

雖以百舌說

說猶不可盡

略舉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是故有智者

應當斷瞋競

爾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念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即為澄清

更無濁穢相

如來之人寶

為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不淨

寧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聞佛所說法

而其內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呵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頸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睢彌鬪諍比丘。爾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目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眾樂寂靜

彼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鬪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爾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

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

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為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寧捨於身肉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瞋恚所禁 惱亂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譬如人抱兒 懷中種種穢

不可以薰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爾時天龍夜叉

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競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來大悲心 猶故不背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爾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鬪諍使多眾生起瞋忿心。極為眾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為諸比丘說六和敬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

(五二)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

陀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爾時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取食之。爾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爾。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揣食過患。為揣食故於大眾中而